

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懷念我的公公程思遠

何冀平

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也是程思遠先生陪同李宗仁先生回歸祖國六十周年。程思遠就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中，結識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那是他第一次接觸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從此開始了他與中國共產黨半個世紀的交情。

程思遠出身廣西，從北伐革命軍文書做到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的機要秘書，一九四九年後定居香港，一九六五年促成李宗仁回到祖國。他不僅是政治家，還是出色的社會活動家，他喜歡讀書、寫文章、曬太陽，且深諳養生之道。

程思遠是我的公公，原來我叫他「程伯伯」，因為他與我的父親同為李宗仁先生的部下，從小我就認識他。公公身高七尺，相貌堂堂，風流瀟灑，衣着講究，頗有風範。雖然出自廣西鄉村，但年幼有志，以鄉試第一名考取國民革命軍文書，從此走出家鄉，憑自己的努力，從文書做到國民黨高級長官，後赴歐洲攻讀，取得博士學位。

公公的口才與文章一樣精彩。最為人樂道，傳為美談的是這件事。當年，公公五上北京，兩赴歐洲，冒着生命危險，促成並陪同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國，轟動世界。李宗仁在機場的一番由衷的席席講話錚錚有聲：「自誓有生之日，即是報效祖國之年，耿耿此心，天地可表。」肺腑之言浩然之舉，感動了無數海內外炎黃子孫。回國幾天後，他們一行人正興致勃勃地參觀一家工廠，突然接到通知，毛澤東主席要接見。一行人來到中南海，毛澤東在新修的游泳池旁的休息室接見他們。毛主席一見李先生就笑了，大聲說，「哈哈，德鄰（李宗仁字德鄰）先生，你這次回來是『誤上賊船』哪！」李宗仁不禁一怔，一時語塞，不知怎麼

回答，身邊的公公馬上接口說：「我們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毛澤東不禁注意地看了看他，笑了。這個被他稱為「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程思遠，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公公生性達觀，為人機敏、幽默，且特別有急智，是社交場上出色的活動家。不論是國家國際的大場合，還是同儕友人的小聚會，凡有他在絕無冷場，一句恰到好處的言語，能令峰迴路轉別開生面。他健談，但不炫耀，調侃，絕不失禮，玩笑，恰到分寸，君子之風決決坦蕩。他隨和真摯，常說：「無事不可對人談，無話不可對人說，與人交往要肝膽相照，以誠為本。」上至中央領導，下到工作人員，乃至司機、警衛，都喜歡他，敬重他。

家中有兩多，一是朋友多，時常賓客滿門，台灣、香港、國際友人；政治、文學、藝術，專業人士，舊友新知，家中常常招待八方來客。公公不抽煙不飲酒，但對三餐有要求。早餐，是他自己做，烤好麵包，塗上厚厚的黃油芝士，從來不怕膽固醇和油脂。家中廚師是北方人，在婆婆的指導下，學會了做廣東菜，煲的廣東湯、蒸魚、南方小炒頗有風味，合公公口味，也是友人們平日少食的港式家庭風味。吃過飯，朋友們就會到客廳喝茶、咖啡暢談，公公引經據典談笑風生，他聲音洪亮，自譽「金玉之聲」。

二是家中書多。但凡有作為的人，讀書多記性好，公公也一樣，過目不忘。有一次，他趕寫一篇文章，需要核對一個人名，他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交給我，讓我幫他找，我翻過書沒有找到，他說一定有，馬上自己來找，果然找到，使我自慚疏忽大意。他的書法自成一體，常有人請他題字，他都樂於成全，如果是對方自己選詞句，他要查找來源，確保準確無誤。他一直謝絕機關委派秘書，文章講稿自己

寫，凡事親力親為，他的這些長處，是天赋，也是後天的自我要求。

他博學多聞，連毛澤東主席也說他「博覽群書，學問深」。他最喜歡看書、讀報，家中除了必要的家具，都是書。客廳一隻單人紅皮沙發，是他最喜歡的地方，大多數時間他都靠在那裏，把腿搭在前方的茶几上看書看報，家裏有許多份報紙，他最喜歡的是《參考消息》。不論外面多麼吵，有什麼干擾，他都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晚年他最常讀的書是《資治通鑑》，邊看邊做批註，書上密密麻麻寫滿感受和思考。他看書非常仔細，常有新發現，有一次他叫我上前，指着書讓我看，說是找到了楊貴妃的家鄉出處。公公留給我們最多的遺產是書，有他的親筆撰寫、有中外名著和難得的經史資料，至今堆滿一間房，這對於我，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如同萬貫家財。

有一件事，對於作為創作者的我記得十分清楚。一九八七年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五十周年，中央舉辦紀念抗戰的系列活動，廣西電影製片廠籌拍反映台兒莊大捷的影片《血戰台兒莊》。抗戰期間，公公作為國民政

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辦公室秘書，親歷了台兒莊大戰。他對這部影片非常關注，從劇本創作到攝製，提了很多寶貴意見，並提供了大量歷史資料。影片攝製完成送審時遇到不同意見，有些意見不同意此片上映，公公應邀參加審片會，因為我的專業，也帶我隨行。觀影之後，所有眼睛都看着他，等着聆聽他的意見，他嚴肅鄭重地向有關領導和審片方提出自己看法，肯定這部影片符合歷史事實，應該上映很有意義。他的堅持得到中央領導支持，《血戰台兒莊》得以在全國上映，影片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公公是有原則的，該堅持的絕不妥協、模稜兩可。

公公有一套養生之道，夏天去北戴河游泳，平日在家中院落曬太陽，腰不彎背不駝，三餐定時，以九十七歲高齡辭世。他說，自己一生經歷了晚清、民國、新中國，親身參與抗日戰爭，見證侵略者的失敗，人民的最終勝利，他目睹舊中國的崩潰，親歷新中國的崛起，他以無黨派愛國人士身份參政議政，為愛國統一作出終身貢獻。

我的先生出生在香港，隨父親全家從香港返回內地時才十三歲，如今已是七十有餘。在此舉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懷念我的公公父輩，學習他的品德，以我手中一支筆，以我們的餘熱，投身他未竟的事業，不負他的所託所望。



◀位於廣西賓陽縣的程思遠故居。網絡圖片

從傳教士筆下的語言教材，到報刊上的粵語對話、商業文書與地方志，1535年至1935年間，中外人士以廣東話書寫留下大量珍貴文獻，折射出廣東社會的日常風貌與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跡。多年來專注粵語研究的李燕萍與片岡新，近日合著《我手寫我口——中外人士廣東話書寫》，並發表新作，嘗試將這些散落於歷史角落的語言材料重新串聯，拼出一條屬於廣東話的文化脈絡與記憶地圖。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明清時期的地方文獻中，已可見粵語詞彙的書面記錄。李燕萍在研究中發現《廣東通志》曾出現「不曉事者曰大頭蝦」的用語，而在《廣東新語》，亦可見「廣州謂新婦為心抱」「廣州為美曰靚」等記載。這些資料顯示，不少今日耳熟能詳的粵語詞語，其實早已嵌入書面語言之中，並非單靠口耳流傳。

多年來，李燕萍與片岡新持續整理《廣東通志》、木魚書等不同文獻。這些資料除呈現語言用法，也細緻描繪當時的社會風貌與人物性格。李燕萍指出：「在木魚書裏，我們發現它會清楚區分對話和敘述的語氣，很多原以為只存在於口語的用法，在書面語裏也能見到。」有些詞語語義延續至今，例如「新抱」至今仍用以稱呼兒媳；也有些詞隨時代轉變而產生新意。以「打邊爐」為例，早期多指燒水煮食，如今則成為一種圍爐共食的方式，語義隨生活習慣而演變。

《魯賓遜漂流記》粵語譯本為《辜蘇歷程》

►20世紀初出版的《辜蘇歷程》是《魯賓遜漂流記》的廣東話版本。書中插圖



20世紀初出版的《辜蘇歷程》，是《魯賓遜漂流記》的廣東話版本，全書以廣東話拼音書寫，是少見的語音化翻譯文本。書中不僅出現「古人有話，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等融合粵語與中國諺語的語句。此外，角色「Friday」也被譯作「啊五」，語氣貼近廣東本地口語。「整本書都是用廣東話拼音寫成的，讀起來很有趣，風格也很不一樣。」片岡新說。這些例子也讓兩位作者意識到，粵語書寫其實早已在不同媒介中悄然展開。

穿梭四百年 廣東話書寫作品面面觀

李燕萍與片岡新，一個是教外國人粵語的香港學者，一個是學粵語的外國人——從不同背景走近廣東話，後來成為生活與學術上的伴侶，共同展開長達25年的研究旅程。

歷時25年 走訪多地圖書館

李燕萍笑言，他們的研究就像「猜圖遊戲」，要從零散的資料中拼湊出廣東話書寫的完整面貌。她出身香港，早年曾在語言中心教授外國人學粵語，直到偶然翻閱一份傳教士手稿，才發現這門語言背後蘊藏著龐大的歷史體系，從此一頭栽進資料蒐集與系統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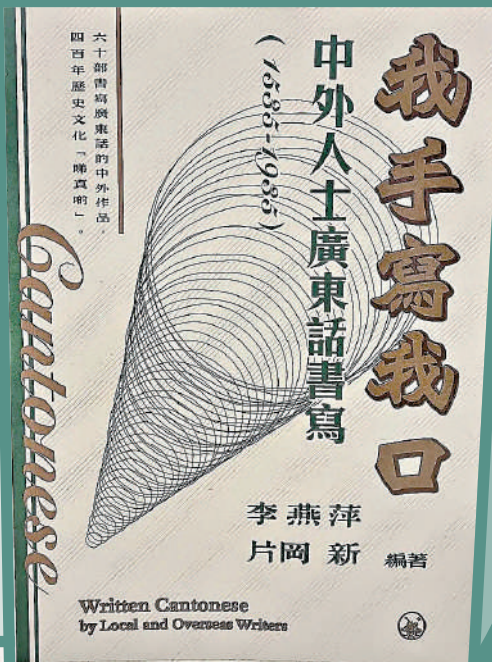
片岡新則來自日本，來港前已學習普通話，40年前初次踏足香港，30年前正式定居。他回憶，最初在街上看到招牌，明明是熟悉的漢字，卻與課堂上所學的中文大異其趣，聽到的語言也完全不同，這種「熟悉又陌生」的錯位感激起了他對廣東話的興趣，從語言差異出發，一步步走進廣東話書寫的歷史世界。而我們現在研究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說。

早期留下廣東話書寫紀錄的，不是廣東人自己，而是外國人，尤其是傳教士。片岡新提到：「他們為了傳教，要學當地語言，有些人甚至還沒踏足廣東，就已經透過教材開始學粵語了。」例如英國劍橋大學聖經館就藏有不少傳教士以廣東話撰寫的宗教文稿與教材，反映語言與宗教傳播的交會。

在這場歷時25年的研究中，兩位作者走訪多地圖書館，包括日本的東北大學與關西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聖經館、美國的哈佛大學、香港的香港大學與浸會大學等地。「其實我們在疫情期間反而進度特別快，因為很多圖書館都開放了電子版，我們不用出國也可以遠端查閱稀有文獻。」李燕萍說。

面對龐雜的資料，他們也試圖自建系統。李燕萍解釋：「我們把資料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中國人自己用廣東話書寫的文獻，比如地方志；第二類是中國人寫給外國人看的，包括用廣東話音譯英語的教材、翻譯資料；第三類則是外國人自己寫的廣東話文獻，例如傳教士的手稿、報刊文章、漫畫等等。」他們在分類後，再按時代脈絡梳理語言演變的軌跡——從明代地方志對「大頭蝦」「打邊爐」等詞語的記錄，到19世紀出版的《粵音指南》，再到粵語報刊與白話漫畫的出現，廣東話書寫的形式與內容不斷變化，也折射出廣東社會的語言使用與文化流動。

►李燕萍、片岡新編著《我手寫我口——中外人士廣東話書寫》。



◀舊時報刊漫畫中的粵語口語文字。書中插圖



出版年份：1907年。
新刊卷1：黃世廉（1863-1940年），廣東人，曾任《香港風報》主編、香港聖保羅男女校老師，與前弟黃世仲共同創辦《廣東白話報》。
新刊卷2：黃世仲（1872-1913年），廣東人，資源階級革命家、宣傳家，與哥哥黃世廉共同創辦此報。

▼圖為上世紀60年代東深供水建造工程的珍貴歷史相片。



東江水供港60周年展覽 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

【大公報訊】為紀念及慶祝東江水供港60周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弘揚辦）和水務署合作，由今日（8月23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一樓大堂，舉辦「一脈相連 飲水思源——東江水供港60周年」展覽。展覽免費入場，透過珍貴歷史相片及文字內容，介紹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應對旱災的情況和當時東深供水建造工程，以及粵港兩地政府一直以來就保障供港東江水水質及供水量所做的工作。

國家自1965年起為香港供應東江

水，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延綿不絕的東江之水翻山而來，不但緩解了香港的缺水問題，更體現了內地與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深厚情誼。這個全長83公里的大型跨流域供水工程，在短短一年建成。來自珠三角地區上萬名建設者付出了血汗，當中包括200多名來自廣東工學院（今廣東工業大學）的師生，展覽將介紹他們當年在工程中揮灑青春熱血的故事。展覽亦設有互動問答遊戲，讓市民從多角度了解這個龐大的供水工程，以及節約用水的方法。場內並展示較早前舉行的「慶祝東江水供港60周年」小學親子繪畫比賽得獎作品。